

鄂伦春族狍皮袍纹样研究

赵晓彦, 王赫德*

(内蒙古师范大学 设计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目的** 鄂伦春族狍皮袍纹样是其民族传统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千百年创造积累下来的文化成果, 是见证民族发展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深入解析狍皮袍纹样创生发展轨迹, 探讨其深刻的文化内涵, 能够为当代学者探索北方游牧民族造物活动及服饰纹样的演变提供依据。**方法** 通过历史文献、典籍图册以及狍皮袍实物形成图文互证, 结合田野调研, 从皮袍结构与纹样及纹样的题材、形式、工艺等方面进行设计分析, 并从自然崇拜之观念、美好期盼之理想、文化符号之体现、交流互鉴之融汇、中华民族之认同等角度进行文化解读。**结果** 从设计的角度看, 狍皮袍纹样体现了鄂伦春人高超的艺术才智与朴素的造物思想; 从文化的角度看, 狍皮袍纹样中蕴含着鄂伦春族的精神信仰与民族认同。**结论** 鄂伦春族狍皮袍纹样创生于原始的游牧文化生态环境中, 带有本源文化的属性与特征, 可以成为探究服饰纹样起源、发展和流变的形式范本。

关键词: 鄂伦春族; 狍皮袍; 纹样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3)18-0265-11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3.18.030

Pattern on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ZHAO Xiao-yan, WANG He-de*

(School of Design,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2, China)

ABSTRACT: The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Oroqen people's traditional clothing. It is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s made over thousands of years and valuable cultural heritage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oqen ethnic group. The work aims to have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cre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oe deer robe patterns to provide a basis for contemporary scholars to explore from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creation activities and evolution of clothing patterns of the nomadic hunting nationalities in the north of China.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were adopted in this study to analyze the robe in detail from the structure, patterns, subject matter, form, and craftsmanship in order to provide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ir worship of nature, good expectations of life, reflection of cultural symbols,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and identity of national spir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the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embodied the superb artistic talent and simple creation ideas of the Oroqen peop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it contained their spiritual belief and national identity. Created in the primit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hunting culture, the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featured by the unique culture of the Oroqen people, may serve as a model for the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lothing patterns.

KEY WORDS: Oroqen people; roe deer robe; pattern

有着悠久历史的鄂伦春族, 是我国东北古老民族的遗裔。至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仍然过着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原始社会末期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生活,

“食肉衣皮”是其基本的生活方式。由于该族没有文字, 对其历史记录的文献很少, 最早见诸于《元朝秘史》, 称其为“林中百姓”^[1]; 清朝初年, 《朔方备

乘》称其为“树中人”^[2]。从这些称谓中可以管窥其生活环境,大小兴安岭的原始丛林是他们“自然的故乡”。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鄂伦春族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经济形态中,受现代文明与外来文化影响较晚,逐步形成了独立定性的文化生态机制,从而使独具特色的民族服饰制作技艺较完整地存留下来,虽然社会发展正在瓦解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但属于本真的那一部分仍然被延续到今天^[3],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

《黑龙江述略》记载:“呼伦贝尔、布特哈、兴安各城诸部落,每以狍皮为囊,野处露宿,全身入囊,不畏风雪,狍皮则为衣裤之用,入市出售,印以花纹,极为温暖耐久……”^[4]兴安岭野生动物资源丰富,鄂伦春人选择狍皮作为传统服饰的主要面料,是在自然经济中实践与智慧的结晶。狍皮质地细密,冬季狍子毛长绒厚,保暖性极强;夏季狍子毛短皮薄,防雨避湿性良好。经过鞣制后毛皮柔软轻盈,亲肤性好。狍子脊柱两侧肌腱外薄膜晾干后砸出的纤维即是狍筋线,缝制衣物则结实耐久。根据狍皮不同部位的特性,可将其制作成长袍、短衣、长裤、套裤、帽、手套、袜、靴等全套衣物,因此,狍皮服饰成为鄂伦春人极其重要的生活伴物。其中狍皮袍是男女老幼必备的御寒衣着,其形制与纹样最具普适性与代表性。

早期鄂伦春族狍皮袍的款式及装饰纹样在历史文献中少有描述,目前所呈现的图文资料多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的皮袍款式,其面貌并非简单的兽皮披身或贯头式造型,而已形成完整的袍服形制,多数皮袍进行了纹样装饰。这一时期鄂伦春人依然过着漂泊不定的原始狩猎生活,但就皮袍而言,却已从人类蒙昧时期走入文明时代。皮袍在形制上可能几经革命性的变革与演化,但质料却亘古未变,纹样附着于狍皮材质与皮袍结构,从最初的实用衍生成为有意义的装饰,在言传身教、交流借鉴中不断传承发展,经由岁月的洗礼,皮袍纹样的主要图案样式、工艺技法流传下来,展现了鄂伦春人的生活智慧与造物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发生剧烈变革,狍皮服饰已逐渐远离鄂伦春人的日常生活,但服饰纹样作为民族的标志和传统文化中最为鲜活的表现形式,以其个性化、象征性的方式叙述着远古传说和文化故事,仍然承载着民族发展的使命,焕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

目前对狍皮服饰的研究多侧重于民族学领域或史学领域,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其制作技艺的程序与方法及其用途与功效等,但对狍皮服饰纹样的创生发展、历史渊源、文化内涵等论述较少,故笔者在文献资料案头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大小兴安岭腹地进行田野调研,走访数位鄂伦春族狍皮制作技艺传承人和当地的民俗专家,从设计学、民俗学等角度针对狍皮

袍纹样进行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以点带面,以期探究服饰纹样起源、嬗变提供较为详实的形式范本与依据。

1 皮袍结构与纹样:因形制形、因势利导

袍是一种上下贯通的服装,基本结构为大襟、右衽、宽腰、窄袖,主要流行于我国北方高寒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鄂伦春族男女皮袍具有北方少数民族袍服的典型特征,但因材质与工艺的特殊属性,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如图 1 所示。鄂伦春族妇女是制作狍皮服饰的行家里手,每件皮袍的形制遵循常规,其纹样则由每位妇女精心设计,认真施针,展现了她们独特的设计理念与审美情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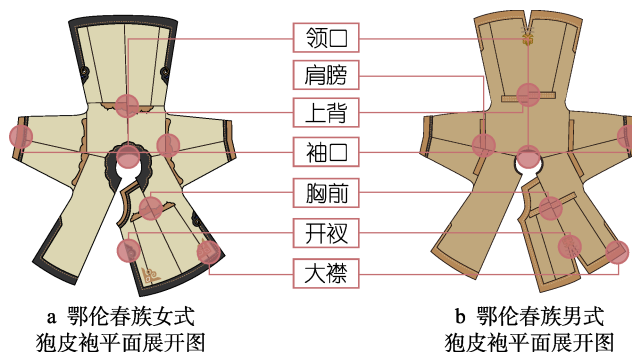


a 鄂伦春族女式狍皮袍 b 鄂伦春族男式狍皮袍

图 1 内蒙古呼伦贝尔阿里河鄂伦春自治旗征集的狍皮袍(现藏于北京服装学院)

Fig.1 Roe deer robe from Ali River Oroqen Autonomous Banner, Hulunbuir, Inner Mongolia (Collected in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墨子说“衣必常暖,然后求丽”。鄂伦春族皮袍纹样产生之初与实用功能密切相关,装饰部位为皮袍开衩处、接缝处以及衣领、衣袖、衣边等容易撕裂、磨损的部位,运用镶边、明线缝缉、剪皮补绣等工艺手法予以加固,从而延长皮袍的使用时间。在此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实践与发展,纹样的修饰美化功能逐步形成,并被固定于皮袍的特定部位,且装饰纹样已具有一定的程式化要求,内容与形式需按照传统观念行事,见图 2。



a 鄂伦春族女式狍皮袍平面展开图

b 鄂伦春族男式狍皮袍平面展开图

图 2 鄂伦春族狍皮袍纹样装饰部位

Fig.2 Pattern decoration position of Oroqen roe deer rob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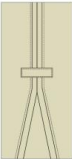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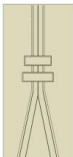
1.1 开衩结构与纹样

在游猎经济形态下,男子打猎、女子采集是鄂伦

春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皮袍是适应狩猎经济的产物。起初,皮袍全身呈筒式,保暖性强,但不便于骑马、奔跑、蹲起等活动,开衩后功用性大大提升,增强了服装的适用度。男式皮袍长及膝盖,一般在皮袍的前后、左右有四个开衩,其目的是方便狩猎生产活动。女式皮袍长及脚踝,两侧齐腰开衩,方便进行采集、操持家务等活动。

通过对样本资料的研究与分析,以鄂伦春族男式皮袍为例,开衩经历了由“人”字形结构,向“大”“夫”抑或类似“羊”字形结构的变化过程。从力学角度看,狩猎者进行幅度较大的活动时,最早的“人”字形结构容易撕裂,原因在于缝制皮袍的袍筋线的强度远高于孢皮的强度,早期制作孢皮衣物时所使用的桦木芯针或孢角针,针眼较大,孢皮纤维在外力作用下容易散落。之后,在“人”字形结构上进行镶皮边处理,并在顶端加上一至三条横杠式皮条,便生成了“大”“夫”或类似“羊”字形结构^[5],增强了开衩处的牢固度,使狩猎者在上马、下马以及射猎、奔跑的过程中能够活动自如,体现了服装良好的运动机能。在此过程中,鄂伦春人的原始造物思想与审美意识通过实践不断得以丰富,从单纯的实用观念逐步向“实用+审美”观念渐进,在“大”“夫”“羊”字形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了附加几何形的装饰演化,围绕开衩中缝以对称的方式进行纹样配置,从而生成了开衩纹样的基本骨架结构。至此,开衩纹可分解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早期“大”“夫”“羊”字形结构,依然保持原有的加固作用;上半部分则进行了纹样的装饰,在起到美化作用的同时又进行了二次加固,使开衩缝合线进一步向上延伸,并以装饰纹样覆盖,从中可以清楚看到鄂伦春族妇女已经能够很好地把握实用与装饰之间的有机关系,实用与审美得到了统一,见表 1。

表 1 鄂伦春族男式狍皮袍开衩纹演变过程
Tab.1 Evolution of slit pattern of Oroqen men's roe deer robe

过程	开衩平面图			目的
初始阶段				实用
				
				
发展阶段				实用向审美过度
形成阶段				实用+审美

女式皮袍开衩纹在此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装饰审美得到极大拓展。通过样本分析,呈现出三种不同的结构形态。一是竖向长方形结构,即开衩处“大”“夫”“羊”字形结构以及其上部装饰性纹样被统合在竖向长方形结构之中,纹样多为抽象几何图案组合,整体呈现均衡稳定的特点,体现出古朴、粗犷、原始的美感;二是带有云卷纹头的竖向长方形结构,在第一种开衩纹的基础上加强了上部的装饰,以云卷纹对称回旋造型为主,内部为单层或多层的小型复合云卷纹,外边缘则随内部云卷纹的变化而变化,有较强的律动性;三是组合型结构,在第一种开衩纹的上方,加入了装饰性更强的单独纹样,图案多为植物纹,造型秀美。相较于男式皮袍开衩纹,女式皮袍开衩纹的装饰面积被放大,且造型丰富、色彩艳丽,成为女式皮袍中最有特色的纹样,见表 2。

表 2 鄂伦春族女式狍皮袍开衩纹
Tab.2 Oroqen women's roe deer robe with slit pattern

类型	样本		平面图	特点
竖向长方形结构				抽象的几何图形,体现古朴、粗犷、原始的美感
				
				
有云卷纹头的长方形结构				主体为复合云卷纹,辅以几何纹,有较强的律动性
				
上下组合式结构				上部为单独纹样,下部为竖向长方形结构,造型秀美,装饰性强

1.2 胸背结构与纹样

由于狍皮皮张的幅面有限,在皮袍制作时,首先要进行皮料的拼接,以衣服正中心为轴线,上背与后襟、前胸与前襟各为4片狍皮,缝合后的正面与背面会有一条竖向上下贯通的拼接线,在横向拼接时进行了错位缝合,并在前胸、上背皮面处进行了剪皮补绣。狍皮取之自然,其本身的肌理与薄厚程度不尽相同,拼接处往往处于皮张的边缘,因而皮料一般不如中心部分厚实紧密,且柔韧度也不一样,因此需要进行处理。将去毛的板皮剪成长条缝缉固定于前胸与上背的接缝处,能够起到良好的加固作用。加固后的皮面变厚,如果四片对应缝合,很难穿针引线,将其进行错位后缝合更加便利,前胸、上背处皮面平整。而最初加固用的长条形板皮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间断层、上下错开的独特纹样,如山纹、水纹、云纹等抽象的几何图形,见图3。这些看似简单的纹样被鄂伦春人赋予了美好的寓意,逐渐成为鄂伦春族皮袍

中的标志性符号。

1.3 领肩结构与纹样

男式皮袍领肩结构简单,颈侧至腋下以“厂”字形结构镶皮边并进行缝缉,在起到加固作用的同时,形成了以线迹为主体的纹样。女式皮袍领肩结构比较复杂,领围有圆弧形、波浪形、桃心形等多种造型,用黑板皮剪制,以红、蓝、黄彩布饰边,明线缝缉。圆弧造型是其基本形态,也有在其上进行刺绣装饰。波浪形、桃心形为年轻女性使用或作节日礼服使用。领肩饰在前胸中部断开,断开处上部接“厂”字形结构,下部保留尖角,是鄂伦春族女式皮袍形制的一大特色,见表3。早期,男女皮袍衣领多为可拆卸立领,用皮条为襟、狍骨为纽与袍身连接,随季节温度不同,可以拆装使用。立领内侧镶缝猞猁皮毛或狐狸皮毛,领外侧一周以黑板皮剪成二方连续的云卷纹、植物纹进行补绣,或直接在领外侧绣花,使立领挺阔有型,富有美感,见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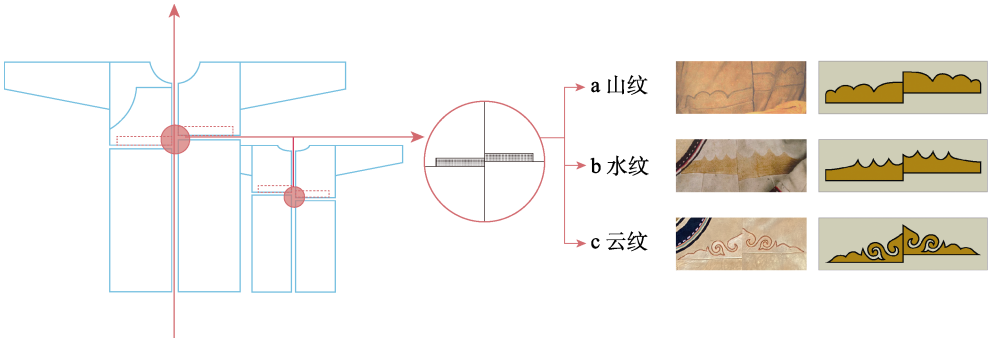


图3 鄂伦春族狍皮袍胸背结构与纹样
Fig.3 Chest and back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表3 鄂伦春族狍皮袍领肩结构与纹样
Tab.3 Collar and shoulder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男袍	女袍		
		圆弧形	波浪形	桃心形
样本				
平面图				

表4 鄂伦春族狍皮袍衣领结构与纹样
Tab.4 Collar structure and pattern of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样本	平面图

2 纹样题材——师法自然、形意结合

传统纹样有着真善美的审美追求,是创作者美好愿望和向往的表达^[6]。鄂伦春族皮袍纹样源自于兴安岭的山川河流、植物动物,鄂伦春族妇女在设计图案时又将自己对生活的认知、体会、情感凝练其中,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多数纹样具有一定的寓意,并非是无目的的虚饰,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当时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民族意志等^[7]。

2.1 植物纹

鄂伦春族妇女是采集能手,她们熟悉植物样貌及其生长规律。在劳作之余,也常用野花装扮自己。《黑龙江外记》卷6载:“夏日妇女多跣足,或割袜行,然野花满头,老少无分”^[8],这种审美欲求也迁移至皮袍纹样中。女式皮袍纹样中花草纹居多,最有代表性的是芍药花纹、“南绰罗花”纹以及树叶纹、花草组合纹等。芍药被人们誉为“花神”,雍容华贵,娇艳欲滴,象征美满的爱情与女性美好的样貌。“南绰罗”为鄂伦春语,意为“最美的花”,其原型为兴安

翠雀。此花傍水而生, 花色深蓝, 花型似飞燕落满枝头, 婉约灵动, 纯净雅致, 与少女的意蕴十分契合。纹样多用于年轻女性或新娘穿着的皮袍装饰, 象征女孩的神圣与纯洁, 也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树叶纹与花草组合纹通常装饰于皮袍的领肩处或衣领背面, 其原型为山岭藤蔓植物, 如铁线莲、马鞭草等, 以二方连续构成。花草纹样的应用是植物崇拜的一种体现, 鄂伦春人认为神灵会驻足于有花草的森林中, 喜欢花草的香气, 也会为穿着者带来好运, 见表 5。

表 5 鄂伦春族狍皮袍上的植物纹
Tab.5 Plant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芍药 花纹			美好的样貌 美满的爱情	女袍 开衩处
南绰 罗花纹			忠贞不渝 高尚纯洁	女袍 开衩处
花草 组合纹			美好 好运	皮袍 领肩 衣领 背面
树叶纹				

2.2 动物纹

鄂伦春族皮袍上的动物纹样主要为几何化的鹿头纹、鹿角纹、狍角纹等。广阔的山林是鄂伦春族天然的猎场, 丰富的动物资源是他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其中同属鹿科动物的狍、鹿是鄂伦春人猎获最多的动物, 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活资料。鄂伦春人认为鹿科动物的角具有通天之力, 这种意识在古老的民间传说中体现得比较充分, 如神话《鹿的传说》、英雄故事《喜勒特根》中“人们循着鹿的巨角, 攀登到天上去过美好生活。”^[9]鄂伦春族妇女将这种信仰在皮袍上用抽象化、装饰化的鹿头纹、鹿角纹进行表现, 期望可以得到鹿神的保护与关照, 久而久之, 鹿角、狍角纹也成为驱魔辟邪、吉祥如意的象征, 见表 6。

2.3 云纹

在中国传统纹样中云纹占有重要地位,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作为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艺术符号, 云纹不仅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审美思想, 也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向往^[10]。云纹中或回转交错或流动飘逸的线条, 体现了中华民族审美心理之热衷于流动的形式美。鄂伦春族虽远居深山, 但一脉相承了中华文化基因。皮袍中云纹运用最广, 纹样运用勾

勒、变形、规律化的方法以云为母体创作出丰富多彩的云形纹样, 如云头纹、云卷纹等。古时, 鄂伦春人对自然现象知之甚少, 认为云的变化关乎人的吉凶, 在纹样设计中云的形象便与生活理想关联起来, 描绘云的卷曲舒朗之姿, 取其流动变化吉祥之意, 云纹便成为带有一定含义的装饰符号。鄂伦春人认为云彩是很美好的东西, 将云卷纹补绣于皮袍上表示吉祥如意^[11], 见表 7。

表 6 鄂伦春族狍皮袍上的动物纹
Tab.6 Animal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鹿头纹			以鹿为神 驱魔辟邪 祥瑞之兆	皮袍 开衩处
鹿角纹				
狍角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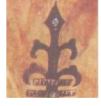
表 7 鄂伦春族狍皮袍上的云纹
Tab.7 Cloud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云头纹			吉祥美好 和谐圆满	皮袍 开衩处 衣襟处 衣领处
云卷纹				

2.4 工具纹

弓箭在鄂伦春族的发展史上起到过巨大作用，弓箭发明之后，其捕猎能力大大增强，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在过去，鄂伦春族将善射作为选举首领的重要条件之一；其部落中的一支也曾用“红木头的箭”而命名^[12]；直至解放前鄂伦春族男性死后要用弓箭作为殉葬品，弓箭是他们崇拜之物。另外一种常用的狩猎工具是扎枪，它是捕鱼或与野兽近距离搏斗的重要工具。弓箭与扎枪的形态经鄂伦春妇女之手概括提炼后与男袍开衩结构紧密结合，成为男式皮袍独特、经典的纹样。清朝初年火枪等猎具传入鄂伦春族地区，但在鄂伦春人心中弓箭与扎枪仍是猎人智慧、力量与勇气的象征，见表 8。

表 8 鄂伦春族袍皮袍上的工具纹
Tab.8 Tool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弓箭纹			强壮与灵巧 速度与力量 勇气与智慧	男袍 开衩处
				
扎枪纹				
				

2.5 几何纹

几何纹是由较为抽象的几何形元素组成的纹样，如山纹、水纹、螺旋纹、横条纹等。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手段的鄂伦春族居住于大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之中，山林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河流则为其饮水、捕鱼、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青山绿水塑造了他们质朴豁达的个性，以及对自然意境的向往与追求。鄂伦春人敬畏高山与山神，也感恩于河流的滋养哺育，将山纹、水纹、螺旋纹装饰于皮袍之上，作为情感表达与寄托。男女皮袍在袖口、衣襟处均镶有皮边，镶边用料为染色后的黄色或黑色板皮，以狗筋线缝缉，线迹形成具有变化规律的横条纹。过去鄂伦春族虽然不像赫哲族那样以鱼皮为衣，但却有用鱼皮镶衣边的习俗。这是他们原始信仰河神、鱼神及后来传入的龙神的一种民俗文化遗风^[13]，见表 9。

另外，清代以来，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也融入或借鉴了周边民族的传统图案，如万字纹、盘肠纹等吉祥纹样，见表 10。

表 9 鄂伦春族袍皮袍上的几何纹
Tab.9 Geometry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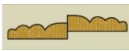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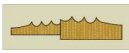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山纹			高山与山神的保护	皮袍 胸背处 开衩处
水纹			河流与水神的滋养	
漩涡纹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横条纹			风调雨顺 人物康阜	皮袍 袖口处

表 10 鄂伦春族袍皮袍上的外来纹样
Tab.10 Foreign patterns on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题材	样本	平面图	纹样寓意	装饰部位
万字纹			吉祥与万福	女袍衣襟 下摆处 开衩处
盘肠纹			长寿与永恒	

3 纹样形式——适形造型、向善向美

3.1 纹样的构成形式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的构成形式丰富多样，但因其在实用的基础上演变而成，纹样被限定在特定的结构、形态、面积当中，因此“适形造型”成为最主要的构成手法，纹样多为适合纹样、边缘纹样、角隅纹样。以女式皮袍样本为例，设计者驾轻就熟地描绘出自己理想中的图案，如衣领处横向长方形结构中连续排列的云卷纹，胸背、衣襟四角适当进行拉伸与连接变形的云卷纹，领围处以环形结构为主体的波浪纹，开衩处竖向长方形结构中圆润饱满的云头纹等，都依据其存在空间在适应中造型、在造型中适应，见图 4。另外，皮袍纹样的构成形式也受到制作工艺与材料的制约，多数纹样以剪皮补绣的手法进行表现，女式皮袍纹样以黑色狗皮剪花作为主体形象，图案适合其中，呈现对称、均衡、连续等多种美的形式。

适形造型作为一种装饰依附于造型表层，其美感具有多样性与综合性，有造型的美，又有装饰的美，二者相辅相成，构成整体^[14]。鄂伦春族妇女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主动接受限制、利用限制，使内心世界中的美好形象得以充分表达。



图 4 鄂伦春族女式狍皮袍样本中纹样的构成形式
Fig.4 Form of patterns in the sample of Oroqen women's roe deer fur robe

3.2 纹样的造型特征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形象塑造具有鲜明的个性, 无论是植物纹、动物纹、工具纹等都忠于客观对象, 但不拘泥于原型的描摹与写实, 而是以他们心中的理想为目标, 为此进行简化夸张与抽象变形, 在加强特征的同时, 应用一定的形式原理灵活组织搭配, 纯粹审美的需求成分增多, 实用性的需求减少, 包含最复杂的艺术创作^[15]。例如, 女式皮袍开衩处的芍药纹为团花造型, 花瓣由中心向四周放射状展开, 层叠有序、饱满丰盈, 具有较强的律动感与装饰性。

皮袍纹样中以抽象手法表现的几何纹, 则体现了先民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与总结, 其中包含了科学与理性认知。正如沃林格在《抽象与移情》中所阐释: 原始人的抽象是独一无二的合乎规律的最高级的造型, 它能够让人类在千头万绪的外务事物面前获得心灵的安适^[16]。这里所说“抽象”是对表现客观对象的真实性而言, 即指再现性纹样的表现形式, 而不是完全脱离实际凭空臆造的“抽象”。

因此,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充分体现了鄂伦春族妇女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厚的抽象造型能力, 也体现了纹样在原始文化高级阶段向善向美的本质特征。

4 纹样工艺——因地制宜、择材施技

先秦《考工记》中, 从“天时、地气、材美、工

巧”四个方面阐述了顺应自然与物质加工的原则,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正是如此, 由于狍皮材质的独特性, 逐渐形成适合其特点的纹样装饰工艺手法, 如剪皮补绣、明线缝缉等工艺, 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刺绣工艺也得到发展, 同时装饰材料也不断丰富多样, 纹样的装饰作用得以进一步提升。

4.1 剪皮补绣

剪皮补绣是北方游猎民族特有的工艺, 也是鄂伦春族皮袍纹样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技艺。先将狍皮的边角料去毛后进行染色。枯死的柞木树皮和树干间会长出深黄色的块状菌, 用其煮汤涂抹于狍皮上, 便可得到深黄色板皮; 用锅底黑融入热水加盐熬制成膏状, 将小块狍皮放置其中, 便可得到黑板皮。补绣方法有三种, 其一, 用深黄色或黑板皮剪制出纹样的轮廓, 沿边缘镶绣在皮袍的领肩、衣襟、袖口及胸背等处, 令衣物坚固耐用, 同时具有良好的装饰效果, 见图 5。其二, 在黑板皮上以补花的形式作装饰, 先依照设计好的图案, 用剪刀将黑板皮绣地纹样镂空, 镂空下方衬上整块或多块不同色布, 边缘绣以色线, 纹样色彩对比强烈, 多用于女式皮袍装饰, 见图 6。其三, 在皮袍开衩处的两边用皮条滚边镶嵌直到开衩的顶端, 两条包边皮条交叉固定, 并分别缝合为圆条, 向两边进行反转盘绕成螺旋纹后进行缝合, 纹样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见图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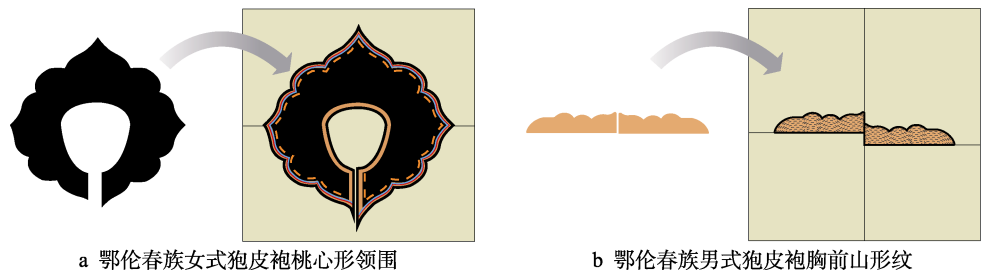


图 5 鄂伦春族狍皮袍剪皮补绣技法一
Fig.5 Oroqen roe deer robe cropping and supplementary embroidering technique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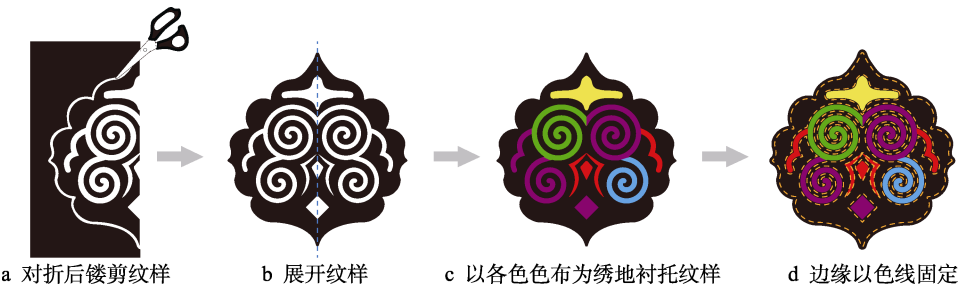


图 6 鄂伦春族狍皮袍剪皮补绣技法二
Fig.6 Oroqen roe deer robe cropping and supplementary embroidering technique I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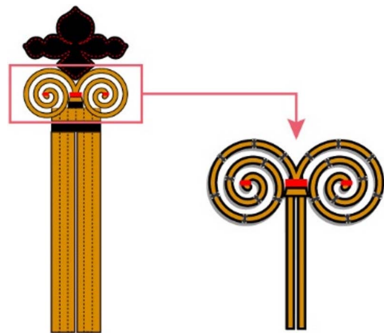


图 7 鄂伦春族狍皮袍剪皮补绣技法三
Fig.7 Oroqen roe deer robe cropping and supplementary em-
broidering Technique III

4.2 刺绣

刺绣艺术在生活中涉及的范围很广，一直以来以其观赏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工艺形式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17]。鄂伦春族皮袍纹样中的刺绣主要有锁绣、滚线绣、平绣三种手法，见图 8。其一，锁绣。剪皮补花需用锁绣的手法在纹样边缘及镂空处进行固定，

绣线针扣套呈锁链形，针脚细致匀称，纹样结构清晰明快。其二，滚线绣。先将一股线按纹样线描走向钉于皮面上，然后用线滚动式地一圈一圈包绣在其上，使纹样有向上凸起的视觉效果。其三，平绣。五彩丝线传入鄂伦春族地区后，女式皮袍纹样开始使用平绣技法。这种绣法写实表现力很强，绣作色彩丰富，图案布局美观匀称，有明显的物象感。

4.3 明线缝缉

鄂伦春族皮袍的缝缉工艺不仅为缝合衣片所需，也起到加固和保护衣物的作用，同时也生成了特定的形式美感，起到了装饰美化的作用。

明线缝缉形式依据皮袍结构轮廓而定，其一是用于皮袍袖口、领口、襟边处的缝缉，横条形水平排列，线迹等距整齐、细密均匀。其二是用于皮袍衣襟、开衩处的缝缉，缝缉线迹依附于其结构，由“横线”“曲线”“竖线”的平行线条构成，等距分布会让皮料厚度更加均匀挺阔，视觉律动感较强。其三是狍皮补绣缝缉，依据纹样形态特点随形进行，见图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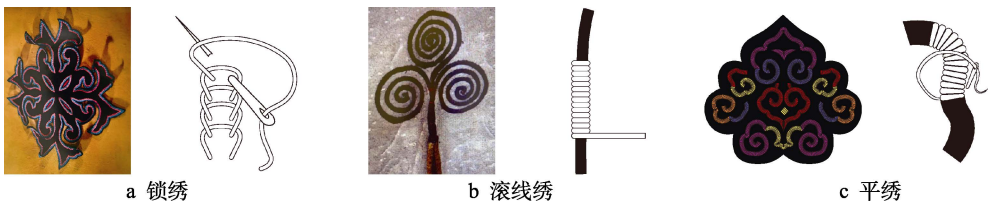


图 8 鄂伦春族狍皮袍刺绣技法
Fig.8 Embroidery techniques of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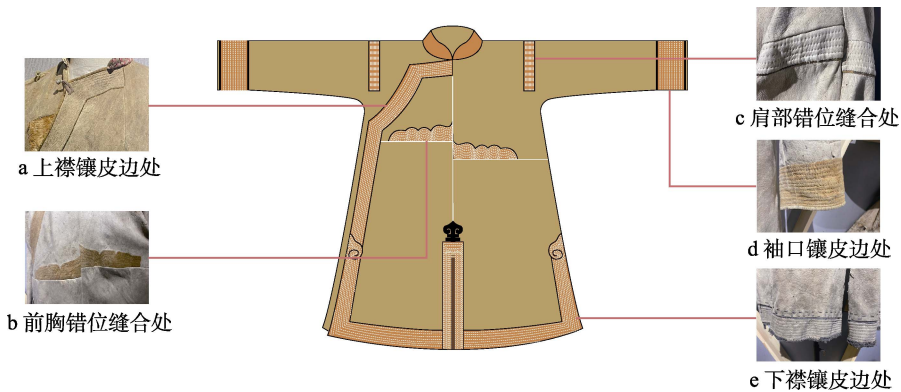


图 9 鄂伦春族狍皮袍明线缝缉工艺
Fig.9 Stitch suture technique of the roe deer robe of the Oroqen people

5 纹样文化释义

郭沫若曾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18]人类生存的世界不但是一个物理的世界,更是一个文化意义的世界^[19]。鄂伦春族皮袍纹样不仅是鄂伦春族传统文化中最能展现文化赓续的物质载体,还昭示了鄂伦春族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互鉴中合流而成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5.1 自然崇拜之观念

游猎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系构成了人与自然休戚与共的文化价值。鄂伦春族作为典型的森林民族,其狩猎生产长期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一切要依赖大自然而生存发展,对于各种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既有恐惧之心又有敬畏之意,他们认为世上万物都有其主宰,于是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鄂伦春人把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草木禽兽等均作为崇拜的对象。例如其传统观念中认为雨后的彩虹将天地连接起来,当看到彩虹出现时,要顶礼膜拜,祈祷风调雨顺、事事平安。早年鄂伦春族妇女有以红黄蓝等七色布条缝成带子系在脖子上并在胸前打结为饰的习俗,以示彩虹神给她们带来吉祥。这种对色彩的情感意识延续到女式皮袍上,如在领肩、襟边内侧边缘上多以红黄蓝色布作边饰,用彩虹的自然色彩来表示彩虹神的存在和对彩虹神的信仰。再如皮袍上的云纹、山纹、水纹以及花草纹等,也与其自然崇拜密切相关,展现了大自然赐予鄂伦春人的生存乐园,也象征着祥和安康的生活愿景。总之,鄂伦春人将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融入了皮袍的纹样当中,这些纹样作为原始自然崇拜意识的物化形式,寄托了鄂伦春族对自然神灵的敬畏和幻想,也是对自然珍视与热爱的显性表达。

5.2 美好期盼之理想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的设计目的是为自身生存需求而创造,旨在抒发美好的感情、表达内心的向往,这种需要与满足是人类生命价值的体现,皮袍纹样因此成为民族情感意识与审美观念的重要载体。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归根到底是受其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制约的,它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生存境况与民族心理^[20]。在过去,鄂伦春人长年游猎于深山老林之中,终日为衣食奔波,洪水、猛兽、疾病等灾难常常困扰他们,这样的生活境遇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他们期盼能够过上衣食无忧、安康幸福的生活,这些朴素而美好的愿望便幻化于服饰纹样之中,以艺术的虚构来升华理想的追求,求吉祈福与辟凶驱邪成为纹样永恒的主题。另外,鄂伦春族妇女对吉祥、幸福、美好的追求,还体现在纹样特定的造型形式上,纹样多对称饱满,色彩和谐,装饰感

强,展现了鄂伦春人的豁达与自信,充满志趣与浪漫,给人以生存的希望与生活的信念。

5.3 文化符号之体现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承袭于远古,其创造活动立足于实用与精神功利的双重目的,它不仅体现了鄂伦春族妇女个体的意愿,也反映了鄂伦春族共同的价值尺度和审美理想。例如“南绰罗花”,如上文所述它是鄂伦春人心中“最美的花”,纹样多呈现于女孩的嫁衣之上。鄂伦春族有这样的传统,女儿出嫁时,母亲会亲手为其制作一个刻绘有“南绰罗花”的桦树皮箱作为嫁妆,以此祝愿女儿、女婿恩恩爱爱、永结连理;另一层寓意为女婿有了“最美的花”就不再孤单,出嫁的女儿要与丈夫相守一生。在此借用花的品格暗喻人的品格,“南绰罗花”成为鄂伦春族物态化、符号化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标准,体现了鄂伦春人至善至美的人格理想与高尚情操^[21]。另外,鄂伦春族妇女在绣制皮袍纹样时,又将自己的主观意识和真情实感融合其中,从而具有了现实意义。例如,男式皮袍开衩纹仅有兽角纹、工具纹两种类型,虽形态各有千秋,但其原型一直未曾更改,千丝万缕中寄托了鄂伦春妇女对丈夫或儿子的深情,期望他们在狩猎活动中勇猛无敌,更期望他们能够平安归来。因此,纹样已成为特定观念的替代物,是具有象征寓意的“文化符号”。

5.4 交流互鉴之融汇

鄂伦春族皮袍纹样是数千年来民族智慧的结晶,深刻地反映出民族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同时不容置疑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沿革,地域间交流的频率渐高,时至今日,鄂伦春人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民族特征都同世代森林民族的原始生活方式相去甚远,寄寓理想与期盼的皮袍纹样形式也在交流互鉴中不断发展丰富。例如,最初鄂伦春皮袍纹样的源泉在于山川自然及飞禽走兽,同生存环境联系密切,后来,受周边民族文化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纹样的题材内容。再如原始形态的皮袍纹样以单独纹样为多,形式较单一,鲜见组合与搭配,而在同中原农耕文化以及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密切交流之下,双数对偶的形式也陆续在皮袍纹样中得到展现,遥相呼应的云纹、连绵的花草纹等带有对称与组合美的元素已在今天的鄂伦春皮袍上广泛运用,成为构建其艺术内涵不可或缺的一环。毫无疑问,多民族艺术的交流融汇,拓展了鄂伦春族皮袍服饰纹样的形式与内容,是鄂伦春人传承民族文化乃至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5.5 中华民族之认同

民族的特质是被共同祖先、历史、文化交织形成的共同体^[22]。在数千年来历史发展大潮下,鄂伦春人秉持积极的“融合”观念,在交流互鉴的文化内涵之上,以中华民族一份子的身份,促进自身传统的独特

文化内容向中华民族整体的共同价值靠拢,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后,鄂伦春族皮袍纹样也大有中华民族共同元素的体现,例如代表喜庆的红色,代表科技、环保、发展的各类新型纹样等。总而言之,在鄂伦春族的皮袍纹样中,不仅蕴含着原始自然的崇拜意识,也在时代发展中体现出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丰富多彩的鄂伦春皮袍纹样正是在复杂多样的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步构建出自身独特多元的文化形式,并且以积极进取的民族个性融入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之中。

6 结语

对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鄂伦春族而言,皮袍纹样像一部无言的史书,历数这古老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从设计的角度看,皮袍纹样因实用而创生发展,其题材的选择、图案的设计到不同工艺的运用,无不包含着鄂伦春族妇女对周围事物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认知,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朴素的造物思想。从文化的角度看,鄂伦春族皮袍纹样形成于原始的游猎文化生态环境中,展现了人类在自然与社会环境影响下于实践活动中展现的强大精神动力,又发展于民族之间的历史交流与融合,并在积极的融入中构建新时代下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实现民族文化的复兴与再创造。这种属性与特征可以成为探究服饰纹样艺术起源、定型发展和流变的标尺。因此,深入解析鄂伦春族袍皮袍纹样的设计与内涵,可以更好地传承和保护鄂伦春族服饰文化,同时更为坚定地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有机结合,促进各民族纳入现代文化的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 [1] 特·官布扎布,阿斯钢. 蒙古秘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Te Guanbuzab, Ah Sigang. The Secret History of Mongols[M].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2007.
- [2] 何秋涛. 朔方备乘[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4.
HE Qiu-tao. Suofangbeicheng[M]. Taipei: Wenhai Publishing House, 1964.
- [3] 崔荣荣. 中国传统纺织服饰图案研究述评及价值阐释[J]. 包装工程, 2022, 43(6): 11-23, 401.
CUI Rong-rong. Chinese Costume Culture and Its Value in the New Era[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43(6): 11-23, 401.
- [4] 《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内蒙古自治区编委会. 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4.
<Five Series On National Issues> Editorial Board of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The Social History Survey of the Oroqen Nationality[M]. Hohhot: Inner Mongol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5] 苏日台. 狩猎民族原始艺术[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2.
SU Ri-tai. Primitive art of hunting nation[M]. Haila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2.
- [6] 张高峰. 文创产品设计中传统纹样的融入与创新[J]. 包装工程, 2022, 43(4): 401-404.
ZHANG Gao-feng.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Patterns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2, 43(4): 401-404.
- [7] 吴山. 中国纹样全集[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9.
WU Shan. The Collection of Chinese Patterns[M]. Jinan: Shando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8] 宋兆麟. 最后的捕猎者[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1.
SONG Zhao-lin. The last hunter[M]. Jinan: Shandong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2001.
- [9] 孟慧英. 鹿神与鹿神信仰[J]. 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 19(4): 93-98.
MENG Hui-ying. Deer God and Deer God Belief[J]. Inner Mongolia Social Sciences, 1998, 19(4): 93-98.
- [10] 罗茜, 余鲁. 形状文法视角下汉代漆器云纹纹饰的应用研究[J]. 包装工程, 2021, 42(4): 292-298.
LUO Xi, YU Lu. Application of Lacquerware Moiré Patterns under Perspective of Shape Grammar[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4): 292-298.
- [11] 哈纳斯. 试论鄂伦春族的兽皮文化[J]. 黑龙江民族丛刊, 1993(2): 62-67, 102.
HA Na-si. On the Animal Skin Culture of Oroqen Nationality[J].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1993(2): 62-67, 102.
- [12] 冯君实, 高尚志. 解放前黑河地区鄂伦春族历史调查[J]. 吉林师大学报, 1959(3): 18-119.
FENG Jun-shi, GAO Shang-zhi.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Oroqen Nationality in Heihe Area before Liberation[J]. Journal of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1959(3): 18-119.
- [13] 鄂·苏日台. 鄂伦春狩猎民俗与艺术[M]. 海拉尔: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0.
Eh Suritai. Hunting Folklore and Arts of the Oroqen Nationality[M]. Hailar: Inner Mongolia Cul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14] 刘一品, 华梅. 服务于当代设计的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审美价值辨析[J]. 包装工程, 2017, 38(24): 80-83.
LIU Yi-pin, HUA Mei. Analysis of Aesthetic Value on Dermatoglyphic Patter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ostume for Contemporary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7, 38(24): 80-83.
- [15] 左汉中. 中国民间美术造型[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2.
ZUO Han-zhong. The folk art mould-making of the China[M]. Changsha: Hunan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 1992.
- [16] 沃林格. 抽象与移情: 对艺术风格的心理学研究[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WORRINGER W. Abstraction and Empathy: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Artistic Style[M]. Shenyang: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7.
- [17] 王欣, 刘媛媛, 朱永山. 民间刺绣劣化色彩的审美特征分析[J]. 包装工程, 2019, 40(10): 27-31.
WANG Xin, LIU Yuan-yuan, ZHU Yong-shan.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egraded Colors of Folk Embroidery[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10): 27-31.
- [18] 陈希. 服饰文化流变的解读[J]. 美术观察, 2007(6): 112.
CHEN Xi. Interpret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Clothing Culture[J]. Art Observation, 2007(6): 112.
- [19] 潘红莲, 李杰. 羌族服饰中的羊角纹图案构成与设计思想研究[J]. 包装工程, 2020, 41(24): 301-305, 318.
PAN Hong-lian, LI Jie. Formation and Design Thought of Horn Patterns in Qiang Costum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4): 301-305, 318.
- [20] 普列汉诺夫, 曹葆华. 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CAO Bao-hua. Essays on plekhanov's Aesthetic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3.
- [21] 刘玉亮. 中国北方捕猎民族纹饰图案与造型艺术 鄂伦春族卷[M].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8.
LIU Yu-liang. Ornamental patterns and plastic arts of hunting nationalities in Northern China orqen nationality volume[M]. Ha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8.
- [22] 吴瑜, 马丽莎. 中国民族装饰图案研究综述[J]. 包装工程, 2020, 41(22): 186-190.
WU Yu, MA Li-sha. Review of Chinese National Decorative Patterns[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0, 41(22): 186-190.

责任编辑: 马梦遥

(上接第257页)

- [12] 王朝侠, 闫泽学. 基于用户共情的文创产品设计研究[J]. 包装工程, 2019, 40(16): 249-253.
WANG Zhao-xia, YAN Ze-xue. Design of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Based on Users' Empathy[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16): 249-253.
- [13] 刘兆江, 刘琦. 广州(花都)灰塑工艺[M].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7.
LIU Zhao-jiang, LIU Qi. Guangzhou (Huadu) Gray Plastic Process[M]. Guangzhou: Gu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2017.
- [14] 谢涛, 路由. 基于形象IP构建的网络表情符号视觉形态设计[J]. 包装工程, 2019, 40(24): 133-138.
XIE Tao, LU You. Visual Form Design of Network Emoticons Based on Image IP Constructio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9, 40(24): 133-138.
- [15] 冯一, 李敬师, 王丽梅. 品牌设计下的表情符号IP化应用研究[J]. 包装工程, 2021, 42(4): 266-271.
FENG Yi, LI Jing-shi, WANG Li-mei.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Emoji IP under Brand Design[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21, 42(4): 266-271.

责任编辑: 蓝英侨